

《选择流落》：张辛欣的非虚构文学

◎ 雪 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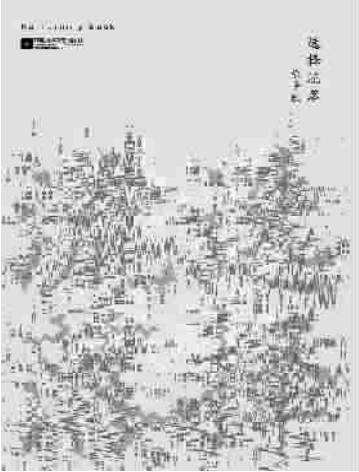
自从上世纪 80 年代以《“北京人”——一百个中国人的自述》等作品成名以来,张辛欣一直在从事小说和“非虚构”两类主要文本的创作。在“非虚构”写作借助微信等技术平台如火如荼之际,我们发现,张辛欣的“非虚构”写作早已经蔚为大观,她具备了“非虚构”写作的一切优势:小说家的笔触、独立不羁的个性、三十年的全球漫游、对生存和身份等问题的极端敏锐、对当下的不竭的热情、广博的见闻、自身从事的多种形态的创作工作和经验……她的新书《选择流落》成为“非虚构”进程中的标志性文本。

《选择流落》包含两大部分,第一部分“悬崖写手”主要讲述了作为一位当年影响过无数人、红透半边天的作家如何在其后近三十年的岁月里不断自我探寻、寻求突破,寻找内在而持久的写作动力。第二部分“临时生涯”则记录了作者多年来所遭遇的诸多人和事。诸如小镇上的农场主和走出小镇的党魁、国际间游荡的作家、以读书为职业的美国年轻人、将自己所模仿的世界名画用一座博物馆陈列出来的美国热心土豪、前往 2001 年后的世贸大厦现场、和美国的汽车推销员的生意交往……所有的人和事都呈现出作者对这个世界的热情和毫不留情的反思。

告别国内后,张辛欣“选择流落”了 28 年,这 28 年是世界加速发展的 28 年,生活、写作、阅读等如同科幻片情结一样不断出现颠覆式的改变,张辛欣写尽了一个人在技术年代的反思、蜕变、尝试、挣扎、失落和收获。作为早已成名但孤身流落的人,她的内心经历和现实处境,本身就是一部精彩纷呈的大戏。张辛欣在 28 年的流落中,主动或者被动遭遇到很多事件,遇到了很多人,有为每一天的生存而犯愁的底层民众,有足以影响全美国的政治人物,还有更多的以超出想象的奇特的方式存在的人和事,张辛欣一一将其放置在全球化的视野和同自身的比对之中加以描绘,从中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隐秘而生动的真相。

张辛欣不只是行游四方,她更是一个穿梭于不同世界的旅人和探索者。这包括我们日常经历的现实世界,以及它所包含的全球多样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;她自己的世界——那是一个理念与幻想的组合,神秘而多面,我们不管是醒着还是在做梦,都无法营造出同样复杂的内心世界;还有一个文学的世界。张辛欣在自我流落的过程中,逐步将自己演化成为一个观察和书写的对象,凭借着较为特殊的作家身份和完全与每个人雷同的生存际遇,将自身的修炼逐步升华为人生

的要义,并诉诸文字。作家金宇澄认为:传奇,是张辛欣极其多变的视角。她的敏锐气质,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直绵延今日,无论“虚构”与“非虚构”、电影与戏剧、绘画与绘本,既是漫长流浪,也是璀璨的思考哲学,展现了她独立不羁的特质。



新书推荐

《海明威家的厄运:一部家族回忆录》约翰·海明威著,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

《海明威家的厄运》是一本让人心碎的回忆录。它着重展现的,是伟大作家欧内斯特·海明威和他小儿子、本书作者的父亲格雷戈里·海明威的父子关系。身为一个狂躁抑郁症患者、异装癖、变性人,行为反常的格雷戈里是众人眼中海明威家族的“害群之马”。然而在本书作者约翰·海明威看来,格雷戈里和欧内斯特,事实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。格雷戈里终其一生都在与内心的恶魔进行对抗,同时也抵抗着他父亲的巨大声誉,其命运所呈现出的悲壮感,又与作家海明威笔下的人物有神秘的关联。伟大的家族终究难免伟大的负担,人类的精神世界和世俗生活,又总是能够互相映射出吊诡的影像。

《永远无法返乡的人》胡弦著,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

本书是中国当代著名诗人、散文家胡弦的随笔结集。全书分“一块不再被拍响的醒木”“所有的雨都来自生活”和“漫漫时光的一个制高点”三个部分,分别针对古人故土、日常生活和古迹遗迹展开描述,语言准确、质朴,别具一格且诗性充盈。作者使琐碎、卑微的细节变得重要起来,传达出深刻的悲悯情怀和对人生、世界的独特感悟与运思。在对词与物关系的探究中,哲思与智慧交融,使事物在触摸中,体现出全新的质地和纹理,焕发出新的光亮,其陌生化效果引人入胜,且能久久停留在读者的回味和思索中。

《明朝大败局》章宪法著,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

此书从众多声名显赫的历史人物入手,不为固有论调影响,而是将其面具一一剥离,重新分析和判断他们在特定历史环境所扮演的角色,功过是非,自有新说。好人与坏人,清官与贪官,明君与昏君,是自带道德合法性的判词,还是历史随机赋予的角色框架?作者通过个体遭际的微观透视,再现明王朝失败之命运:历史书写的背后是无数作为个体的人的模糊面目,力图以“人”的眼光重新观照帝王将相的历史,重新发掘历史面具之后个体的真实自我以及必然抉择,将大明王朝的失败命运由个体遭际推衍而出。

《文化名人与“涛声依旧”》刘希涛著,文汇出版社

在诗人刘希涛家中,有许多著名文化人的书法、绘画,书信、照片。贺敬之、程十发、杜宣、峻青、徐刚、叶辛、赵丽宏、忆明珠、张森、刘一闻等 100 多幅不同字体的“涛声依旧”,显示了他们与作者的友情。文人的情怀从来不是纯粹的私事,这种情怀中蕴藏着时代的风云、社会的变迁和世事的沧桑。此书结合这些珍贵书画照片而写的文字,有书信体,采访录,忆旧随笔,等等,其对真善美的追求与对不合理现象的愤怒会打动读者。诗人性情,唯真可贵。书中的故事、细节有史料价值。文字朴实优美。

漫长的沉迷

◎ 刘 迪

生香,特别是她们的活法很叫我感到新鲜。同样的现实世界,她们的边界似乎更无垠广阔。写之前,她们绰约多姿的影像都在眼前,现实的繁华热闹和我内心的妖娆完美结合。这个长篇写起来似乎比《飞机场》容易。这种与素材似隔非隔、既熟非熟的状态,我以为是最佳的状态,它叫我在一个可控的时空里游刃有余。

2005 年,女儿中学即将毕业。我开始写《中国宝贝》。女儿是我用情最深的人,铺天盖地的情,就像播撒了一地的种子,抚育、辛劳过后,到了收获的季节,而且这种收获,伴随着不可言说的喜悦。这是一段不可复制并值得记忆的宝贵时光,因为当孩子成人后,很多东西都会随之远去。这个长篇写得非常顺畅,几乎一气呵成。于我而言,如果写作有什么捷径的话,用情写作无疑是条省力的捷径。当然由于阅历、气质不同,作家也是分门别类的。

相继写完《飞机场》、《鲜花朵朵》、《中国宝贝》三个长篇之后,最想写的写了,最熟悉的写了,用情最深的也写了,这时,我面临的问题是,我还能写什么?我们偶尔会产生一种颠覆自己的冲动,于是我想,能不能虚构一个故事,以此来测试一下自己的想象力呢?

“活着就要讲故事”,马尔克斯的话似乎有种号召力。那个时期,我相信出色的小说要有一个好故事,尽管我不相信好故事就一定能成为好小说,我也不是很赞成“故事为王”的小说理论。我只是想在小说创作上走一条自己不曾走过的新路——故事先行,以此来施展一下想象力的“魔法”。

这个故事不知怎么就来的,真是神来之念,像凭空飞来的一样。那几个人物栩栩如生地出现了,这些人物的关系以及结局一下都有了,冥

冥中像是都安排好了,只能是这样的结局。

接下来这个还悬在空中的故事,衍生出绵密的细节叫我几乎处于一种亢奋状态,那些天我沉溺在故事的汪洋细节中不能自拔,想象如此美妙,竟然迟迟不愿动笔。后来我知道,这是小说创作中最令人愉快的阶段,就像一段朦胧的暗恋……

我把这个故事讲给朋友听了,大家几乎异口同声认为这是一个好故事。在小说未动笔之前就把故事讲得如此完整,这对我来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。我以为接下来的写作应该在掌控之中。

其实不然,构思可以天马行空,写作却是要一笔一划来完成。故事有了,但该怎么讲呢?叙述的节奏和细节的取舍该怎么把控?问题接踵而至,有想象力难以抵达的盲区,和意想不到的阻隔。肯定又否定,在小说的章节中迂回反复,像一个迷路的孩子……

这几年,说不清是沉迷其中,还是被它裹挟纠缠,无法走进别的事情。这个小说于我,真像是一个既爱又恨的“红颜祸水”,明知叵测,但还是要和她轰轰烈烈谈场恋爱。

问题出在哪里呢?这时,我自觉地进入了关于小说创作的思考。其实,讲故事不难,细节也随处可见,应该说,最考验作家的是想象力。它神秘莫测,难以控制,宛如迷宫。

小说最终改好的时候,还是有余音未了的意思,竟然对文本平添依恋,以为它是可以养育下去的,它是可以修葺下去的,它是可以相伴终生彼此温暖的……其实,我们每个人何尝不是穷尽一生在完成一个故事呢?即使迷路了,我也知道,我还在其中,在小说这个局中,这令我安心。庆幸自己爱上小说,它是我的精神生活,几乎和现实生活并列,是我的另一种生活。

世事纷扰,《乱来》来了

◎ 甫跃辉

日前,文汇出版社推出毛尖《乱来》增补本,在老版本的基础上,增加了五篇新作。“距离《乱来》第一版出来已经整整七年”,七年光阴,一百来篇千字文,读来仍然鲜活活泼,所写的那些人那些事,似乎就在此时此刻呼吸着发生着。不禁让人心中恍惚,是毛尖的文字太保值,还是太阳底下并无新事,正如毛尖本人所说,“也许过去能重新发芽,就像伊莎贝尔的回程也不是没有人支持。”

名为乱来,实则有序:这是一个文化文学文人的世界,也是一个凡尘凡俗凡夫的世界,高大

上和下里巴,你方唱罢我登场,而搭造舞台的是毛尖的一支笔。

套用毛尖书里的一句话,“读者大人,关于毛尖,不用我在这里词不达意地介绍了吧。”毛尖读者众多,众多读者对她的印象高度一致:聪明、率性、有趣、通达、幽默……还有好多形容词可以在此时队出场。所有这些词勾勒出来的毛尖,有此刻又呈现出另一面相:“规规矩矩”,或者如唐浩在序言里说的见到她本人的印象,“会不断显露出木讷笨拙”。毛尖的丰富和可贵就在